

## 写给世界读书日的话

□ 孙晶石

海军舰载直升机团采访，无论是到北京西苑小学、石佛营小学与孩子们交流，还是到北京房山京蓼打工子弟学校做公益；无论是到北京大学讲课还是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讲课，无论是到广东汕头市公安局讲课还是到看守所调研，我都向所在单位捐赠书籍。

几年前，公安部监管局、全国公安文联、公安部宣传局、北京市公安局、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作家协会和北京出版集团九家单位联合举办了孙晶岩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看守所调查》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向全国的公安监管民警赠送书籍。第五届北京国际文博会期间，我向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一次性捐赠了近5000元的书籍；我的母校北京101中学校史馆还为我设立了孙晶岩图书作品展柜。

五年前我应邀在江西省兴国县成立了孙晶岩老区工作室，我仍然一如既往地给革命老区的孩子捐赠书籍、文具、体育用品、讲课；写报告文学、诗词、微电影，给乡亲们写楹联和写福字。随风顺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我的书籍是我心血的凝聚，阅历的积累，智慧的融注，是送给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一根“钓鱼竿”。我先是捐赠100本书自己的著作和杂志建立阅览室，后来在众人的支持下，建起了孙晶岩老区工作室图书馆，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爱心人士捐赠的5000多册图书，给革命老区的农村孩子提供

了精神食粮。最近，我又在阅读明代古籍和农业书籍，为助力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我非常珍视别人给我的赠书，我家的书柜里珍藏着很多社会学家、科学家、军事家、作家、画家、雕塑家、学者的赠书，有费孝通、钱伟长、高锐、迟浩田、冯骥才、韩美林、吴为山、张镡、铁凝、陈建功、鲁光、雷达、梁衡、王宗仁、傅溪鹏、韩作忠、洪民生、朱羽君、吴秦昌、魏纪中、李湛军、涂光群、麦家、凌行正、徐志耕、袁厚春、峭岩、李存葆、朱向前、张志忠、黄献国、杨景民、胡平、张胜友、马役军、陈崇北、汪国真、王宏甲、高昌、路小路、叶广岑、燕燕、舒晋瑜、袁敏、王琳等人的赠书，我手捧着他们的书籍，看到扉页上的签名和印章，都会感到在和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每个人的签名都有个性，每个人的文字都在与我交流。现在，有的学者、专家已经驾鹤西去，但我阅读他们的书籍，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心脏的跳动，思想的启迪，这就是书籍的力量。人的生命可以终止，但著作却可以永恒。我很珍视这些签名本，赠书是品位极高的礼物，因此格外认真收藏。

近年来不断地收到好消息：我在秦皇岛全国中学生夏令营上讲课辅导过的学生周雨霏、侯若兰在南京市中学生作文大赛区赛中荣获一等奖和三等奖；我讲课辅导过的学生余宇宏在第十九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荣获省级一等奖；我赠书、赠送衣物、组织动员大家关心帮助的残疾女孩柯舒云成功地在上海参演了英语音乐剧。

正因为懂得赠书的分量，所以，每当我出版一本新书，我总是给亲朋好友寄去，但愿我的书籍能给与他们有所帮助。给予比索取快乐，奉献比享受幸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世界读书日到了，我愿意用书籍启迪读者的心灵，将爱的种子撒遍天涯海角。

2001年3月的一天凌晨，在安阳老家陪伴姥姥的母亲打来电话说，姥姥病危了。我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儿，急忙和弟弟妹妹一起开车赶往老家。大约700多公里的路程颠颠簸簸，我们都心急如焚，在和姥姥生命的倒计时赛跑。傍晚时分赶到了位于安阳市的解放军十三医院，门口有个大花房，摆满了各种鲜花，我一眼看中了那盆鲜红的“一品冠”，付了钱抱着花就往姥姥的病房跑。姥姥已处于高度昏迷状态，肺心症引起器官衰竭。我们姐妹姊妹几个一下子扑到病床前，紧紧抓住姥姥的手，大声喊叫着，只见昏迷中的姥姥两个眼角淌出了热泪。周边的亲人们一齐说：老人家留着这口气就是在等你们几个外孙呢！我们一刻不离地在病床前守候着，第二天下午4点，93岁的姥姥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我望着放在病床上的那盆“一品冠”，心里默念着：永别了，我的一品姥姥。

姥姥叫高凤云，出生在河南省汤阴县，也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故里。她瘦瘦的中等个子，大眼睛，是缠过足的小脚。她一生养育了4个孩子，我母亲是长女。她虽不识字，但她心里驻扎着“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理儿。上世纪50年代初，姥姥40多岁了最小的女儿不久，姥爷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当时我母亲和两个舅舅都在上学，全家生活重担全压在姥姥肩

## 笔 荟

4月6日，顾小棣老师专门给我发来一段革命老人顾棣先生认真阅读文章的视频。看到老人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感到十分高兴。去年7月与老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顾棣先生1929年生于河北阜平，是沙飞摄影奖特别贡献奖、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在寻访“解放区第一位女摄影工作者”陈菁事迹的过程中，我们偶然得知：顾棣先生曾专程赴上海采访过陈菁，我喜出望外，决定与浦江县摄影家协会和浦江县新闻研究会的老同志一道，专程赴山西太原拜访顾棣先生，以期能通过顾棣先生的转述，找到解读陈菁的“密码”。陈菁是我的家乡浙江省长兴县人。顾棣曾在《中国摄影报》和上海《党史信息报——镜周刊》上为陈菁发表过整版的报道。

当天，我与浦江县委有关方面领导约定，分别从北京和浙江出发，到太原原顾棣先生家中会合。结果我比他们早到了几个小时，刚好赶上了中午饭点。顾老的儿子顾小棣专程到高铁站接我。他想着我到饭店吃饭，我说我这次专程过来，主要是想跟顾老好好聊聊，到饭店吃饭太浪费时间。顾小棣见状，就不再勉强：“那么就在我家吃点便饭吧！”我也不客气：“煮碗面条就行！”

餐桌上摆着花生米、黄瓜、鸡腿、腌蛋、肉片炒四季豆、土豆片等，这是老人日常的餐食。虽说突然登门打扰，让我心生忐忑，但实在不愿意放过与老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于是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主宾是山西豆角焖面。阿姨给我盛了一大碗焖面，还有一小碗蒜苗。顾老慈祥地看着我，问我要不要喝酒？我摇摇头。阿姨拿了几瓶碳酸饮料过来让我选。我看到顾老拿了一罐青岛啤酒，亲自打开，喝了起来。老人喝酒的姿势很酷，我看了暗暗称奇：顾老虽已94岁高龄，但饭量稳定，身体硬朗，思维敏捷。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怀使命。在战火纷飞年代，大多数人只求温饱活命，而顾棣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还能拜师学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的幸运。他一生与部队联系在一起，与摄影事业联系在一起，与新闻工作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后在晋察冀画报社、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工作14年，立二、三等功各一次。1953年为主编《抗美援朝》画册，赴朝工作半年。1958年9月从部队转业后，在山西省文化系统

## 忆 故

## 一品的姥姥

□ 牛鲁平

上，亲朋邻里们都劝姥姥让俩大点的孩子辍学干活吧！姥姥全然不听，她咬咬牙，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女儿送给了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自己去给一个缺乳奶的医生家当了奶妈，还兼给另一家洗衣做饭当保姆，含辛茹苦地供三个孩子读书。直到几年后我母亲从河南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青岛工作，家里的境况才好点，我的两个舅舅也都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和名校校长。

1958年夏天，我一岁半，母亲又怀了我大妹，组织上调我父亲去北京核工业部工作，接近50岁的姥姥从河南老家来青岛照顾我们，在我的记忆里，姥姥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做饭、洗衣、买菜、拉煤球、看孩子……一刻也不闲，有点好吃的都给我们，自己总是收拾盘底。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经常弯着小脚跟邻居阿姨们坐“马笼”火车去近郊蓝村买地瓜干、玉米和高粱面等背回来，姥姥辛勤劳作的样子永远刻在我童年的时光里。

姥姥艰辛地帮自己的儿女完成学业后，又把目标放在我们这一代身上。记得上小学时姥姥精心给我缝了书包，对我说：家里啥事也别干，只管好好念书。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当班长直到高中毕业，还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团支书等，除参加学校外，还参加学校的宣传队、田径队、游泳队等活动，三好学生奖状一大摞，每当我取得

## 顾棣：一生只为摄影来

□ 吴重生

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骑着马、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军人，他见顾棣徒步赶路，便下马，问：“小鬼你去哪里？”得知顾棣放学回家，他便下马与顾棣同行，边走边告诉顾棣：自己名叫沙飞，是边区政府的参议员，去参议会办事，参议会距顾棣一路上，沙飞问了小顾棣很多问题。诸如“老百姓生活怎么样？日本鬼子来的话你会不会害怕？”等等。交谈中，沙飞得知，顾棣虽然年纪小，却已经是儿童团团长，且在华北联大上过8个月的革命理论，便问他：“小鬼，你长大了有什么志愿？”顾棣答：“我想当八路军，想学演戏。”沙飞说：“你甭学演戏了，跟我学摄影吧！”说着，沙飞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取下来，站在小路边，打开镜头盖，把相机的功能和原理讲解了一遍。顾棣很好奇，便问沙飞：“什么时候学习？”“等你毕业后吧！”沙飞说。

第二天，小顾棣放学回家，他母亲告诉他：“有个八路军干部上门来了，说叫你去学摄影。”顾棣以为是随便说说，当时也没当一回事。不久，边区政府转移了。

到了1944年八月份，顾棣高小毕业，他所就读的学校解散了。阜平县教育科介绍他到八十多华里外的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学习。当时的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是一所综合性学校，有高中生，也有小学生。当时通讯不便，联系工作主要靠口头通知。顾棣从学校回到老家，准备整理行李去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报到，不料一走进家门，母亲就告诉他，边区政府有人上门来通知了，要他去离家十里外路外的政治部宣传科报到。顾棣感到很奇怪，不明白自己跟宣传科到底有啥关系。时任宣传科科长的是邱岗，亲自找他谈话。邱岗说：“现在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部队缺少摄影干部，想培养你当随军摄影记者。”原来是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沙飞推荐了他。邱岗说，沙飞委托他转告顾棣：“晋察冀画报社要开摄影技术训练班，从各军分区挑选连排级干部，介绍到画报社学摄影。你虽然不是连排级干部，但头脑灵活，政治上可靠。沙飞同志推荐你参加训练班学习，你愿意吗？”顾棣听了连连点头，表示：“我愿意当八路军，学摄影。”邱岗一笑而去，拍拍顾棣的肩膀，哈哈一笑：“小鬼，你长得还没一条步枪高啊，能当八路军吗？”顾棣表示，自己虽然年纪小，但保证能够完成学习和工

作任务。见顾棣态度坚决，邱岗答应。

儿子要当八路军了！顾棣的母亲很高兴，特地到集市买了羊肉，给他做了一顿好吃的表示庆祝。到政治部报到后不久，邱岗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晋察冀画报社参加摄影技术培训。介绍信上写着：“沙飞同志：这个孩子有培养前途。”

沙飞见了顾棣很高兴，晚上亲自下厨炒肉、烙饼，表示欢迎。在沙飞的指导下，顾棣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摄影和照片冲洗技术。沙飞派他到暗房负责洗照片。1943年，晋察冀画报社遭遇日寇包围，牺牲了9人，负伤了4人，人手严重不足。沙飞叫顾棣回老家动员年轻人到画报社做工。10天之内，顾棣动员了10个人。当时，顾棣已经是16岁的小大人了。顾棣动员来的这十个子弟兵，充实到画报社的印刷和制版等岗位上，很快解决了画报社人员匮乏的问题。

摄影训练班陆续招了23个学员，都是八路军的连排级干部，由沙飞和石少华当教员。学期三个月。这些学员成了我军早期摄影工作者，顾棣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台“禄来福来”牌德国相机，还有一台“林哈夫”德国折合式相机，顾棣用了几十年。他一生做摄影，拍了10万张照片，自己保留下来底片8万张，外单位保存8000张。“文革”初期，造反派打砸抢，山西省文化局机受到冲击，致使顾棣精心收藏的底片遗失了12000张，迄今不知所踪。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生涯中，顾棣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过很多照片，如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以及罗荣桓、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顾棣都给他们拍过照。这当中，最令顾棣难忘的是，他曾六见周总理，并为其拍照。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北京体育场，顾棣去看乒乓球比赛，巧遇周总理。第二次是在大寨。顾棣从山西省文化局临时抽调到大寨展览馆工作，常住大寨一年。在此期间，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参观大寨，顾棣全程跟拍跟摄。第三次是在1960年，山西晋剧院、蒲剧院进京演出，时间长达两个月，顾棣是随团记者。周总理、董必武、彭真等领导多次观看演出。每次演出结束，中央首长都会接见演员，由顾棣负责拍照。在中南海，顾棣曾六见周总理。这样，前后算起来，顾棣曾六见周总理并为其拍照。

顾棣认为，摄影是记录历史、反映时代的艺术，具有“把时间凝固”的功能，这是其他造型艺术所无法比拟的。79岁时，顾棣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遵医嘱，顾棣不再参加外出摄影活动。

现在，摄影已成为一门公认的艺术门类而为人们所熟知。而在197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召开全国摄影工作会议时，与会者却在为摄影到底是技术还是艺术而争论得不亦乐乎。顾棣时任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全程参与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他认为，摄影是科学+艺术，全世界没有哪一种艺术，像摄影这么受欢迎。任何艺术都可以伪造，但摄影不行。

一直以来，顾棣牢记老师沙飞的教导：一图胜千言，相机是一种武器，可以用照片去宣传和平，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恶。电影、录像，是在摄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记得刚入伍时，顾棣特别想去前线打仗，但因为工作需要，他被分到了晋察冀画报社工作，承担着冲洗照片的任务，无法去前线，当时的他觉得很委屈。他先后一共冲洗并保存了3万多张底片。特别是反映解放战争的影像，十分珍贵。冲洗照片常常要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顾棣都参加了，他的武器是相机。

不知不觉，已聊了3个多小时。浦江摄影家协会主席何敬，浦江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张解民等人已抵达顾老家中。顾老十分高兴，他向我们讲述了陈菁的故事，并从家中翻找出他当年采访陈菁的照片底片给我们看。

顾棣与红色摄影一朝相许、终身为业。他毕生珍藏的海量文献，是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晋察冀军民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与历史贡献的生动教材，是彰显中国红色摄影的根脉基石、精神价值和不可朽力量。顾老有一个习惯，就是非常重视资料 and 底片的收集和保管。他的家里专门辟有一个房间用于收藏各类照片底片。每一张底片都装在一个蜡纸袋里，一组材料再装入一个牛皮纸做的纸袋里。在纸袋上写了编号及关键词。满满的一屋子影像资料，睹之使人心油然而生敬意！

遥想当年，沙飞慧眼独具，将顾棣引入摄影这一行业当中。“人在胶片在。”对于恩师的教诲，顾棣终生铭记。

## | 墨韵 |



## 遇 春

□ 荆桂秋 绘

成绩，姥姥脸上都充盈着骄傲，总是满面春风地夸我，给我烙油饼、煮鸡蛋作为奖励。姥姥在青岛住了20多年，我们姐弟和妹妹都长大了成人后，她又急忙回到河南两位舅舅家，照顾孙子孙女们都考上大学，她才定居在安阳师院二舅家安度晚年。

姥姥的善良是从骨子里发散发出来的。小时候我们住在母亲单位的纺织厂职员宿舍，孩子们都在宿舍大院里的小学读书。那时双职工多，大人几乎没空管孩子，班里的同学的衣服破了、鞋子裂了、肚子饿了、身体不舒服了都会跑到我家找姥姥，姥姥成了大院里孩子们共同的姥姥。前几年我们小学毕业40年首次聚会，同学们想起姥姥都热泪盈眶。在安阳

教书的二舅回忆说：你姥姥在我们师院宿舍里的口碑也是一流的，谁家有困难她都会帮忙。有一次在学校宿舍大院拾到一块手表立即上交，校长还发了奖励证书，上面写着“奖给拾金不昧的高老太太”。

别看姥姥不识字，小时候她给我讲的岳飞传、穆桂英挂帅、花木兰替父从军以及《封神演义》中的故事片断等，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对我从小树立弃恶扬善的价值观念影响很大。从姥姥身上我还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感恩和诚信。1953年左右在姥姥最艰难的时候，她曾向两位邻居分别借了20元钱和半捆洋线，当时也没能还，后来两位好心的邻居都搬走了，说钱和东西都不要了。姥姥

来青岛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她就在老家工作的舅舅一定要找这两位邻居，一直到40多年后的1997年左右才先后找到，已是大学教授舅舅登门拜访，加倍还了钱，带了许多东西，两位邻居感动得泪流满面。

巴尔扎克说：仁慈的气象永远是一个人心灵高尚的标志。姥姥一生用善良的美德感染周边所有的人，如今人虽离世21年，但高尚的品质成为家里的传世之宝。姥姥长眠于安阳东北部的韩陵山公墓，相传西汉大将韩信在此屯兵时，视此地为“风水宝地”，将义母陵墓安于此，故得名韩陵山。每当清明时节，这里满山遍野的油菜花迎风盛开，花香中浸润着我们对姥姥永久的思念。



刊头题字 冯骥才